



大会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A/50/975
S/1996/443
18 June 1996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大会
第五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55
塞浦路斯问题

安全理事会
第五十一年

1996年6月17日

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
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附上1996年6月17日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代表奥斯曼·厄尔图格先生阁下给你的信。

请将此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第五十届会议议程项目55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该附件载有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外交和国防部长阿塔伊·拉希德先生阁下给你的信。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临时代办

大使

图卢伊·坦奇(签名)

1996年6月17日

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代表

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附上1996年6月17日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外交和国防部长阿塔伊·拉希德先生阁下通过传真给你的信。该信涉及希族塞人外交部长阿莱焦斯·米海利德斯先生最近对联合国总部的访问,以及他于1996年6月14日在安全理事会非正式会议上对塞浦路斯问题所作的发言。

此信原件会直接邮寄给你。

请将此信作为大会议程项目55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

代表

奥斯曼·厄尔图格(签名)

1996年6月17日

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外交和国防

部长给秘书长的信

谨提及希族塞人外交部长阿莱焦斯·米海利德斯先生最近对纽约联合国总部的访问，他结果有机会于1996年6月14日在安全理事会非正式会议上就塞浦路斯问题发言。

首先，我愿指出，由于众所周知而无需在此赘述的原因，米海利德斯先生或南塞浦路斯希族塞人行政当局的任何成员，均无权也未获得许可在联合国或任何其他地方代表整个塞浦路斯。因此，他的所言所行既无效，亦对土族塞人方面无约束力，因为代表土族塞人方面是其民选代表。

正当安理会审议关于联塞部队任期延续问题而且预期秘书长不久将就其斡旋任务提交报告之时，米海利德斯先生及其领导格拉夫科斯·克莱里季斯先生的这次访问，无疑是想通过宣传希族塞人自己的观点，以造成有利于他们的国际舆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土族塞人方面作为塞浦路斯争端的两个直接当事方之一，却未得到向安理会成员陈述其意见的机会。这不仅违反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所述的塞浦路斯双方在政治上平等的原则；违反进行联合国主持的谈判进程所基于的“平等地位”原则，而且也违反正义的基本规范。

因此我给你写这封信是希望下列意见多少能够纠正因这些发展而造成的极不平衡和不公正的状况，尤其是米海利德斯先生就此问题向安全理事会成员提出的一面之词。

在这次会议上，米海利德斯先生重复了希族塞人一方关于“侵犯和占领”塞浦路斯的众所周知的论调。这一毫无根据的讲法不仅无视历史事实，也无视塞岛的现实。1974年土耳其是根据《1960年保证条约》而且是在希腊军政府及其在塞浦路斯的代理人最后企图将塞岛并入希腊（希塞统一）之后，才对塞浦路斯进行干预的。在

此之前的11年里,希腊和希族塞人组成两重唱,一直鼓吹希塞统一,使土族塞人在惨酷的种族清洗运动中遭受无数流血和极度的痛苦。该次政变是恐怖和暴力统治的最后一幕,就连当时的希族塞人领袖马卡里奥斯大主教都称它是“希腊对塞岛的侵犯”,其结果使“全体塞浦路斯人民不论是希族还是土族,都遭受苦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马卡里奥斯的这番话是他1974年7月19日发言的一部分,而他讲话的这幢大楼正是米海利德斯先生恬不知耻地指控土耳其侵犯塞浦路斯的地方。

米海利德斯先生玩弄错了塞浦路斯冲突的根源,自然不可避免地得出错误的结论。他企图将目前谈判陷入僵局的责任推给土族塞人一方,但这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在谈判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土族塞人一方接受了联合国分别于1985年和1986年提出的“框架协定草案”,1992年提出的联合国主持的“整套设想”100段中的91段;1993-1994年联合国编制的一揽子建立互信措施。而希族塞人一方则拒不接受上述各项并拒绝在上述参数框架内和根据在联合国主持下由两族领导人缔结的1977和1979年协定与我们一起坐到谈判桌上,而他们所用的是“没有共同立场”这个站不住脚的借口。

据说米海利德斯先生在会上引用的报告(1994年5月30日S/1994/629)是为了证实土族塞人“冥顽不灵”,而事实是秘书长随后有一封信对该报告作了补充,信中改正了这一评估和在此方面的任何错误印象(1994年6月28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希族塞人一方在不久前又表现缺乏在公正持久的基础上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政治意志,这一次克莱里季斯先生一反以前处心积虑塑造的形象,拒绝了拉乌夫·登克塔什总统的书面提议。登克塔什总统在该提议中除别的以外表示,土族塞人一方支持塞浦路斯联邦加入为欧洲联盟成员,以换取希族塞人一方尊重我国的主权和政治平等。这项提议是由美国总统特使理查德·贝蒂先生于1995年12月访问塞浦路斯时交给克莱里季斯先生的。我国在同一项提议中并表示愿意在不妨碍《保证条约》和《国盟条约》的情况下讨论上述问题和非军事化问题。遗憾的是,和以前的提议一

样,希族塞人领导人断然拒绝这一建设性提议并且采取冥顽不灵的态度。

必须指出,在欧盟会籍和“非军事化”问题上,土族塞人一方一再表明恪守《整套设想》中有关各段的规定;这套设想是经联合国和双方仔细谈判后拟订的,内含公正持久解决办法的一些参数。正是希族塞人一方拒绝《整套设想》,提出完全不切实际和不符合谈判进程的要求,显然旨在排除《保证条约》以及实际解决办法的其他基本要素,公然企图最终实现由希族支配塞浦路斯。

同样地,希族塞人一方拒绝登克塔什总统一再提出的由双方签署互不侵犯协定的建议,并且阻挠登克塔什总统于1995年1月提出的关于延长1989年“不驻兵协定”的提议。这两项提议均有助于消弥沿缓冲区的紧张局势,并防止再次发生如1996年6月3日在尼科西亚发生的事件。由于安理会成员收到了并且将进一步收到关于这一不幸事件的事实情况和我国对联合国秘书长最近就联塞部队一般活动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报告的意见,我在这里不作详细叙述。可以说,希族塞人一方纯粹出于政治目的,以歪曲的手法利用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的这一宗基本上属于边界冲突的事件。

米海利德斯先生硬说北塞浦路斯土族共和国的人口结构由于土耳其大陆人口的涌入而正在发生变化,这是虚伪不实的说法。纪录证明,数十年来,一向是希族塞人一方企图改变塞浦路斯的人口结构,其方法不但是从希腊引进数以万计的定居者,并且在1963至1974年间对土族塞人进行种族清洗。另一方面,近年来,从第三国引入数以万计的移民到塞浦路斯南部,引起了甚至是国际新闻界的反应,因为这一做法使塞浦路斯南部变成洗钱、偷运武器、走私毒品和其他非法活动的中心(见1995年6月15日《纽约时报》、1995年5月20日和6月20日《华盛顿时报》、1995年8月15日《每日邮报》、1995年4月6日《快报》和1996年5月6日《华尔街日报》)。

关于所谓土族塞人迁出塞浦路斯北部的问題,这是希族塞人一方的夸张和虚伪的表现,因为塞浦路斯北部的人民面对的经济和其他困难是塞浦路斯南部的希族塞人侵占政权对我国人民强制施行不人道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禁运所直接造成

的。希族塞人一方不能一方面表示愿意和解,另一方面企图在经济和政治上扼杀土族塞人。

归根结底,米海利德斯先生对安全理事会成员的发言证明了希族塞人一方完全没有兴趣进行谈判进程,并且缺乏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政治意志。鉴于他们在塞浦路斯问题未获解决的情况下单方面推动成为欧洲联盟的一个成员,他这种表现令人毫不意外,但我国希望国际社会及时警告他们,这一短视的政策将不可避免地造成一些后果,使塞浦路斯有永久分裂的危险。

请将本信作为大会议程项目55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外交兼国防部长

阿塔·拉希特(签名)
